

BAI JU YI SHI XUAN PING

师长泰 注评

白居易詩選評



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

三秦出版社



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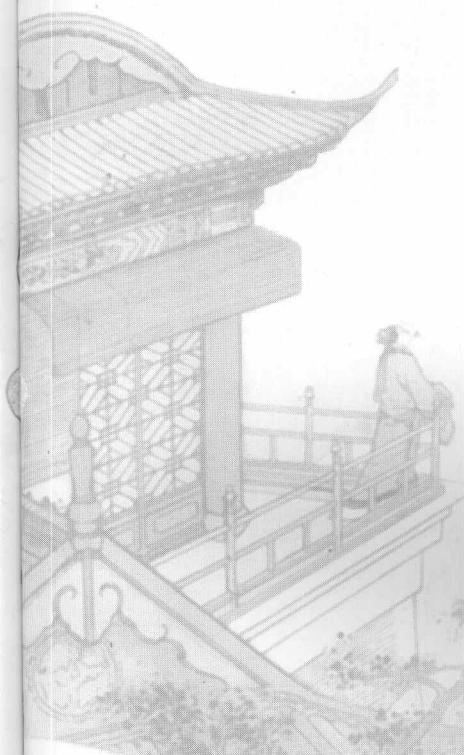
BAI JU YI SHI XUAN PING

白居易詩選

师长泰 汪评

师长泰 汪评

三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白居易诗选评 / 师长泰注评. —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
2008. 1

(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)

ISBN 978 - 7 - 80736 - 239 - 5

I . 白… II . 师… III . 白居易 (772 ~ 846) —唐诗—
文学评论 IV . 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7837 号

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

白居易诗选评

师长泰 注评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
电 话 (029)87205106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04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

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80736 - 239 - 5

定 价 13.00 元

前言

言

白居易是唐代杰出的诗人。人们常常把他与李白、杜甫并举。他的诗歌理论建树和诗歌创作成就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白居易(772—846)，字乐天，晚年居香山，自号香山居士，又因曾官太子少傅，故后世称白香山或白太傅。原籍太原，后迁居下邦(今陕西渭南市)，生于新郑(今河南新郑县)。世敦儒业，祖父及父亲皆以明经出身。父白季庚历任彭城县令、徐州别驾等职。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的白居易，十一二岁时，因避战乱，先是寄居越中，后又转徙徐州、襄阳等地。他曾以诗记述这段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：“时难年荒世业空，弟兄羁旅各西东。田园寥落干戈后，骨肉流离道路中。”(《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》)又因父辈居官“清廉自守”，家业无多，使他发出了“昼行有饥色，夜寝无安魂”(《朱陈村》)和“可怜少壮日，适在穷贱时”(《悲哉行》)的嗟叹。时世的动乱艰辛，自身的痛苦遭遇，给青少年时期的诗人，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，也为他日后以诗反映现实埋下了种因。

白居易少时聪慧，五六岁便学作诗，九岁即谙识声韵，十岁开始读书。贞元十年(794)父亲卒于襄州任所，

在母亲“亲执诗书，昼夜教导”下，他更加苦学力文，“昼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寝息”，以至于“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。贞元十五年（799）秋，白居易去宣州应乡试，为宣州刺史所贡，赴长安应进士试。次年，二十九岁，以第四名进士及第。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开始步入仕途。元和元年（806）罢校书郎。为应“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”考试，闭户累月，揣摩时事，写成《策林》七十五篇。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诸多方面，提出了“戒厚敛及杂税”（其二十二），“节财用，均贫富，禁兼并”（其二十五）等一系列进步主张。希望皇帝“以天下心为心，以百姓欲为欲”（其七），直言指斥“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”（其二十一）。集中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，以及作者对社会现实政治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，亦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和诗歌创作的指导原则。这年四月应试，由于白居易策语过直，列入四等，补盩厔（今陕西周至）县尉。任官期间，他目睹官僚政治的腐败，体察人民生活的疾苦，写出了《观刈麦》、《宿紫阁山北村》等诗篇，标志着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开端。同时写下了千古名作《长恨歌》，显示出了卓越的艺术才能。

元和二年（807）秋，白居易调回长安，充翰林学士。次年四月，拜左拾遗，为谏官之职。任职两年期间，他恪尽职守，“有阙必规，有违必谏”，指摘时政，倡言蠲租税、绝进奉、放宫女、抑宦官。直言敢谏，为民请命，表现出了积极的参政意识与高度的政治热情。与此同时，其诗歌创作也进入黄金时期，创作了《秦中吟》、《新乐府》等大量

讽谕诗，作为抨击时弊的战斗武器，锋芒所向，使“权豪贵近者，相目而变色”。

元和五年(810)五月，白居易自左拾遗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。次年夏，因母亲病故，去官回下邽渭村，服丧三年。在这期间，他经常与农民来往。通过观察体验，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，写下了《采地黄者》、《夏旱》、《村居苦寒》等诗篇，反映了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灾难。并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：“村中相识久，老幼皆有情。”(《秋游原上》)与农民的辛劳相对照，反躬自省，深感惭愧和不安：“自慚祿仕者，曾不营农作。饱食无所劳，何殊卫人鹤？”(《观稼》)他此时的心境与陶渊明相似，便写了《效陶潜体诗》十六首，抒发自己高洁的情志。

元和九年(814)冬，白居易回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。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、专陪太子读书的闲官。对此他流露出不满情绪：“寂寞曹司非热地，萧条风雪是寒天”，“一种共君官职冷，不如犹得日高眠”(《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》)。但一次突发事件，却使他卷入到更大的政治风浪之中。

元和十年(815)六月初三，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，一时朝野震恐。白居易激于义愤，即日首先上疏“急请捕贼，以雪国耻”。早已对他忌恨的权贵，以他非谏官而先言事，不合法制。又诬言白居易母亲看花坠井而死，他竟作《赏花》及《新井》诗，有伤名教。这纯属权贵的诬陷。但唐宪宗听信谗言，遂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。这是白居易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贬官江州，对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他有慨慨

不平：“是非不由己，祸患安可防？”（《杂感》）赴江州途中又写有《放言》五首，深信经过比较鉴别和时间考验，总能真伪分明。居江州初期，他写了表达其诗歌创作理论的《与元九书》。后又写下著名的长诗《琵琶行》，抒发了天涯沦落的深沉感慨。

元和十三年（818）冬，白居易迁忠州刺史。元和十五年（820）夏，被召回朝，先后任主客郎中、知制诰、中书舍人。由于朝政腐败，朋党倾轧，白居易恐受牵连，遂自请外调。长庆二年（822）七月，出任杭州刺史。宝历元年（825）改任苏州刺史。在杭州、苏州任上，他写有许多歌咏江南美景的优秀诗篇。大和元年（827），白居易回京任秘书监，迁刑部侍郎。大和三年（829），称病辞官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从此闲居洛阳履道里，至大和六年（832），出任河南尹，又迁太子少傅分司。会昌元年（841），告病免官。次年以刑部尚书致仕。会昌六年（846）八月，卒于洛阳，终年七十五岁。

纵观白居易的一生，他的思想和创作，以贬官江州为界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。白居易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，又杂糅道、佛两家思想。而儒家的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则是他立身处世的信条。前期，他志在“兼济”：“丈夫贵兼济，岂独善一身？”（《新制布裘》）为了实现这种宏愿，他积极参政，直言敢谏，为国献策，为民请命，与权贵、宦官作坚决斗争，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宁折不弯的坚贞性格：“勿轻直折剑，犹胜曲全钩！”（《折剑头》）“正色摧强御，刚肠嫉喔咿。常憎持禄位，不拟保妻儿。养勇期除恶，输忠在灭私！”（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

之》)在这种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支配下,他以诗歌为武器来配合斗争,写出了大量的战斗性很强的政治讽谕诗,揭露现实黑暗面,反映人民疾苦,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高峰。江州之贬,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,他志在“独善”。政治热情冷漠了,刚烈的斗争精神丧失了。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,佛道思想也逐渐滋长。晚年倾心参禅学道,吟玩情性,乐天知命,知足保和,明哲保身。这一思想变化也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。大量的“闲适诗”、“感伤诗”,取代了前期的“讽谕诗”,成为他“独善其身”的写照。

应该指出的是,白居易的后期,虽然少了为民请命的勇气,但关心民瘼、造福百姓的思想,却与前期一脉相承。在杭州任上,他兴利除弊,蓄积湖水,保护堤防。有《别州民》诗说:“税重多贫户,农饥足旱田。唯留一湖水,与汝救凶年。”在苏州也得到人民的爱戴。《别苏州》:“青紫行将吏,斑白列黎氓。一时临水拜,十里随舟行。”在杭州他有诗说:“我有大裘君未见,宽广和暖如阳春。此裘非缯亦非纩,裁以法度絮以仁。刀尺钝拙制未毕,出亦不独裹一身。若令在郡得五考,与君展覆杭州人。”(《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》)在洛阳亦有诗说:“百姓多寒无可救,一身独暖亦何情。心中为念农桑苦,耳里如闻饥冻声。争得大裘长万丈,与君都盖洛阳城。”(《新制绫袄成,感而有咏》)所抒写的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,与他前期所写“安得万里裘,盖裹周四垠。稳暖皆如我,天下无寒人”(《新制布裘》)的济民情怀,完全一致。直至七十三岁时,他还施舍家财,开凿龙门八节石滩,解救船工的困苦。可以

说，悲民疾苦，为民造福，终其一生，此志不懈。且绝不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，始终保持高洁的品格。这正是白居易值得人们尊敬之所在。

白居易不仅是杰出的诗人，而且在诗歌理论上也卓有建树。他在继承《诗经》“比兴”“美刺”、汉乐府“缘事而发”，以及杜甫“因事命题”优良传统的基础上，结合时代特点，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。这些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《与元九书》、《新乐府序》、《秦中吟序》、《策林·六十九》、《采诗官》、《读张籍古乐府》及《寄唐生》等诗文中。

白居易重视诗歌的讽谕功能和社会作用。他提出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”（《新乐府序》）的主张，认为“欲开壅蔽达人情，先向歌诗求讽刺”（《采诗官》），做到“篇篇无空文，句句必尽规”（《寄唐生》），负起“补察时政”、“泄导人情”的使命，以达到“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的目的。这些主张为儒家诗教注入了新的内容。在此基础上，他着重阐明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。这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精华所在。

关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，首先，他认为诗歌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。他在《策林》六十九《采诗以补察时政》中说：“大凡人之感于事，则必动于情，然后兴于嗟叹，发于吟咏，而形于歌诗矣。”说明诗歌的基础是“事”，是现实生活中“事”的反映。《秦中吟序》说：“贞元、元和之际，予在长安，闻见之间，有足悲者，因直歌其事。”即表明他“感于事”而作的讽谕诗，正是中唐社会现实的反映。其次，他认为诗歌应该反映现实。在《与元九书》中，他响亮地

提出了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创作原则。要求诗歌反映时事，为现实而作。第三，强调诗歌要反映人民疾苦。“唯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（《寄唐生》）；“但伤民病痛，不识时忌讳”（《伤唐衢》）。如此明确地提出为时为事而作，又如此明确地将诗歌创作同人民生活结合起来，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，白居易当属第一人。这是白居易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，为后代诗人指明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。

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，从诗歌必须反映现实这一原则出发，白居易把内容放在首位，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。《与元九书》说：“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莫深乎义。诗者，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。”在诗的四要素中，“情”和“义”是内容，是“根”与“实”；“言”和“声”是形式，是“苗”与“华”。形象地说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。既指出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，也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。主张诗歌应“系于意，不系于文”（《新乐府序》）。反对离开内容追求“宫律高”、“文字奇”。为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用，他又倡导语言的浅显通俗、表达的直率顺畅、音韵的和谐婉转。如他在《新乐府序》中所说：“其辞质而径，欲见之者易谕也；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诫也；其事核而实，使采之者传信也；其体顺而肆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。”

白居易的诗歌理论，强调诗歌的讽谕教化功能，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，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继承和发扬。但由于它突出了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，突出了揭露时弊、反映民瘼，使诗歌更接近现实民生，以至于干预时政，从而又突破、改造了儒家诗论，对后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影

响深远，自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。白居易的诗论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。既是创作新乐府诗的理论总结，又是他创作新乐府诗的指导思想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，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谕诗，成为中唐社会的一面镜子。白居易毕生致力于诗歌创作，现存诗歌近3000首，数量之多，为唐代诗人之冠。他曾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，即讽谕诗、闲适诗、感伤诗和杂律诗。四类诗中，价值最高，又为他本人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。“谓之讽谕诗，兼济之志也。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这些讽谕诗，是他兼善天下政治抱负的写照。白居易的讽谕诗，包括《新乐府》五十首、《秦中吟》十首在内，共计一百七十多首，是他诗作的精华。这些诗植根于现实生活，题材内容广泛，现实针对性强。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：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。“唯歌生民病”，“但伤民病痛”，是白居易讽谕诗的鲜明主题。首先是反映农民的疾苦。《观刈麦》写农夫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辛劳，农妇“家田输税尽”、拾穗充饥肠的艰辛。《杜陵叟》揭露横征暴敛使农民面临衣食无着的处境，愤怒斥责贪吏：“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。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！”《夏旱》、《村居苦寒》，反映天灾人祸造成农村“枯焦我田亩”、“十室八九贫”的惨象。《采地黄者》以穷苦农民采地黄换富人马粟充饥之典型事例，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境遇。“嗷嗷万族中，唯农最辛苦。”（《夏旱》）这是诗人在社会考察中得出的结论，充分表达了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。其

次是反映妇女的悲苦。白居易对妇女的悲惨命运极为关注和同情。《缭绫》写纺织女的艰辛。《代卖薪女赠诸妓》写卖柴女的劳苦。《上阳白发人》写宫女一生被幽闭的不幸。《母别子》更写出妇女遭弃母子被迫分离的惨痛。“人生莫作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。”(《太行路》)“须知妇人苦，从此莫相轻！”(《妇人苦》)白居易以深挚的感情，倾吐出被压迫妇女的心声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。

揭露吏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，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又一个重要内容。《赠友五首》其三，揭露两税法对人民的危害。《卖炭翁》揭露“官市”的罪恶。《红线毯》揭露贡奉制度下官吏媚上邀宠，危害百姓。《陵园妾》揭露守陵制度断送宫女的青春。《新丰折臂翁》揭露穷兵黩武政策给人民造成的灾难。《宿紫阁山北村》抨击了“握军要者”的强盗行径。《轻肥》、《歌舞》、《买花》、《伤宅》揭露了权豪的骄奢。《重赋》、《黑龙潭》、《天可度》鞭笞了贪官污吏、奸邪小人。《道州民》揭露了统治者扼杀人权的罪恶。《海漫漫》则讽刺帝王的妄求长生。总之，中唐弊政的诸多方面及其危害，在白居易讽谕诗里都有深刻的反映，可视之为“诗史”。

白居易的讽谕诗在艺术上也自具特点。最显著之处就是主题专一，题旨明确。一诗一题，一事一吟。常选取生活中的一件事例、一个断面，进行典型剖析，体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概括的统一。为了题旨醒豁，又取首句为题，而于题下以小序点明题意，如《卖炭翁》标示“苦官市也”之类。此即所谓“首句标其目”。同时善用对比。往往在诗的结尾突起一个对立面，与前面所写内容作比照。

如《买花》先尽致摹写豪贵们重金买花，肆意挥霍，不加任何评论，只在结尾抒写“田舍翁”的慨叹：“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。”在鲜明的对比中，揭示了贫富的悬殊，加重了对豪贵的鞭挞，起到了总括题意、突现主题的作用，诗的“讽意俱于末二句结出”（《唐诗别裁》）。此即所谓“卒章显其志”。《轻肥》的结尾以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作对比，《歌舞》的结尾以“岂知阌乡狱，中有冻死囚”作对比，都具有这样的作用。这种对比不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，它体现了诗人对社会矛盾的整体思考，反映了他对是非善恶的正确辨识和评价。

白居易的讽谕诗，在艺术表达上，体现为叙议结合，具有“言直而切”的特点。要求讽刺激切、直露。这是为其表达的内容所决定的。因为只有激切、直露，才能讽刺尖锐，鞭挞有力。讽谕诗中一些篇章，使“权豪贵近者，相目而变色”，使“执政柄者扼腕”，使“握军要者切齿”，正是激切、直露的讽刺所要达到的效果。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，则要求表达的“微而婉”，“怨而不怒”。由此一些人以激切、直露为白诗之“病”。这显属偏见。不过，讽谕诗中确有些作品，如《七德舞》、《法曲歌》、《二王后》等，近乎纯粹议论，缺少真情实感，显得枯燥而诗味甚少。

白居易的闲适诗，除《观稼》、《题浔阳楼》、《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》等少数作品外，大多以身边琐事为内容，意在“独善”，“知足保和，吟玩情性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。晚居洛阳所写，更多地浸染着佛、道色彩。而一些记游写景的“闲适”之作，却有独特的艺术风貌。如长达1300字的《游悟真寺诗》，叙写游踪，步骤井然。摹写景

物，真切生动。以散文笔法写诗，而富于诗情画意。后人评论可与韩愈《南山》“匹敌”（《唐宋诗醇》）。显示了诗人驾驭长篇的艺术功力。

白居易感伤诗中的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，被誉为“千秋绝调”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。《长恨歌》演绎了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，表现了忠贞专一的男女爱情。《琵琶行》结合琵琶女的遭遇，抒发了迁客天涯沦落的感情。主题有别，艺术表现手法却有共同之处。作为长篇叙事诗，都具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，都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，又都能以情叙事，从事写人，借事抒情。委曲婉转的叙事与浓烈的写情、抒情融为一体。又都善于通过景物来酿造氛围，借景抒情，烘染意境。如《长恨歌》“行宫见月伤心色，夜雨闻铃肠断声”，《琵琶行》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、“别时茫茫江浸月”之类诗句，以及《长恨歌》唐玄宗返京后思念杨贵妃的场景描写，《琵琶行》乐声效果的场景描写，都具有以景烘情、情景融合的特征。写来辞情并茂，凄恻动人。当时即传唱人口，有“童子解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琵琶篇”的赞誉。

白居易的杂律诗艺术成就较高，不乏名篇佳作。如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、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、《暮江吟》、《问刘十九》等。他在杭州、苏州所写《钱塘湖春行》、《馀杭形胜》、《早发赴洞庭舟中作》、《宿湖中》等一系列诗篇，以多姿多彩的诗笔，描绘了江南美丽动人的景色，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，颇具审美价值。和讽谕诗的“直露”相较，这类即景抒情之作，却追求意境的含蓄。或点到为止，不去说破；或对面落笔，宛曲达意；或层层布景，景中寓情。尤其善

于巧撰结句，以景结情。这是创造含蓄美的主要艺术手法。在诗的结尾处，描写自然景物，创造一个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，使情感蕴含景中，耐人寻味，就可收到“神馀言外”的艺术效果。如他七绝中的“紫藤花下渐黄昏”、“月明荞麦花如雪”、“水绕芦花月满船”、“水烟沙雨欲黄昏”、“逆风吹浪打船声”、“草风沙雨渭河边”、“春风敷水店门前”、“风吹百草野田香”等结尾，皆情融景中，含蓄神远。

白居易诗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。有一些诗涉及唐代的音乐、歌舞艺术。除《琵琶行》中出神入化的音乐描写外，另如《霓裳羽衣歌》、《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》、《柘枝妓》、《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》等。尤其是《霓裳羽衣歌》，以诗的语言，描绘了乐舞表演的盛况，表现了舞曲的动听和舞姿的优美，展示了变幻莫测的神仙境界，反映了唐代乐舞的艺术成就。是迄今为止了解《霓裳羽衣舞》比较全面的最可宝贵的资料，值得珍视。又有《和春深二十首》中，一些诗涉及寒食节俗，蹴踘、博奕、投壶技艺，以及婚嫁礼俗等诸多方面，为了解、研究唐都长安乃至唐代的文化习俗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白居易诗歌的总体风格特征是平易通俗。他坚持写作的平民意识与通俗化方向，力求语言的通俗易懂，浅近自然，相传老妪能解。平易决不是信手写来，率意为之。宋周必大曾说：“香山诗语平易，文体清驶，疑若信手而成者。闲观遗稿，则审定甚多。”（《省斋文稿》）可见是精心锤炼的结果。赵翼以为“看是平易，其实精纯”（《瓯北诗话》）。刘熙载说：“常语易，奇语难，此诗之初关也；奇语易，常语难，此诗之重关也。香山用常得奇，此境良非易

到。”(《艺概》)袁枚也说白诗：“意深词浅，思苦言甘。寥寥千年，此妙谁探？”(《续诗品》)正因为白居易坚持通俗化的写作方向，他的诗歌在当时就广为流传，“禁省、观寺、邮候、墙壁之上无不书，王公、妾妇、牛童、马走之口无不道”(元稹《白诗长庆集序》)。

白居易的诗歌影响广泛而深远。不仅影响到他同时代的元稹、李绅、张籍、王建等新乐府诗人，而且对宋代及宋以后的著名诗人，如王禹偁、梅尧臣、苏轼、陆游、杨万里、袁宏道、吴伟业、黄遵宪等，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他的一些诗歌还被演绎为戏曲，如白朴的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、《墙头马上》、马致远的《青衫泪》以及洪升的《长生殿》等。他的作品还流传到国外，对日本文学影响尤大。白居易堪称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。

本书所选作品，以朱金城先生《白居易集笺校》为底本。极个别文字，参《全唐诗》本酌定。本着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原则，选录白居易诗歌共二百六十馀首。尽量照顾到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作品，按年代编排，大致可以反映白居易诗歌的概貌。注释力求简明扼要，参考各家之说，进行斟酌取舍，恕不一一说明，敬请鉴谅。点评方面参考前人评说，融入自己体会。笔者学力有限，书中谬误，定所难免，恳望专家、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
本书的写成，得到三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谨表谢忱。

师长泰

2006年11月25日于西安南郊

目
录

江南送北客,因凭寄徐州兄弟书	(1)
赋得古原草送别	(2)
王昭君二首(选一)	
汉使却回凭寄语	(3)
游襄阳怀孟浩然	(4)
自河南经乱,关内阻饥,兄弟离散,各在一处。因望月有感,聊书所怀,寄上浮梁大兄、於潜七兄、乌江十五兄,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	(6)
题李次云窗竹	(7)
乱后过流沟寺	(8)
长安早春旅怀	(9)
寒闺夜	(10)
早春独游曲江	(11)
杏园中枣树	(12)
邯郸冬至夜思家	(14)
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	(15)
盩厔县北楼望山	(16)
长恨歌	(17)
戏题新栽蔷薇	(27)